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。師者,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 無惑?惑而不從師,其為惑也終不解矣。

生乎吾前,其聞道也,固先乎吾,吾從而師之;生乎吾後,其聞道也,亦先 乎吾,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,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?是故無貴無賤,無 長無少,道之所存,師之所存也。

嗟乎!師道之不傳也久矣!欲人之無惑也難矣!古之聖人,其出人也遠矣, 猶且從師而問焉;今之眾人,其下聖人也亦遠矣,而恥學於師;是故聖益聖,愚 益愚,聖人之所以為聖,愚人之所以為愚,其皆出於此乎!

愛其子,擇師而教之,於其身也則恥師焉,惑矣!彼童子之師,授之書而習 其句讀者,非吾所謂傳其道、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不知,惑之不解,或師焉,或 不焉,小學而大遺,吾未見其明也。

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,不恥相師;士大夫之族,曰師、曰弟子云者,則 羣聚而笑之。問之,則曰:「彼與彼年相若也,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,官盛 則近諛。嗚呼!師道之不復,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,君子不齒。今 其智乃反不能及,其可怪也歟!

聖人無常師,<u>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</u>之徒,其賢不及<u>孔子</u>。 <u>孔子</u>曰:「三人行,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,師不必賢於弟子;聞 道有先後,術業有專攻,如是而已。

<u>李氏</u>子<u>蟠</u>,年十七,好古文,六藝經傳,皆通習之;不拘於時,學於余。余 嘉其能行古道,作《師說》以貽之。

【譯文】

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。老師是傳授道理、教授學業、解答疑難問題的人。 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,誰能沒有疑難呢?有了疑難卻不跟從老師學習, 那些疑難就始終不能解開。

比我早出生的人,本來就比我早懂得道理,我應該向他學習;比我晚出生的

人,要是也比我早懂得道理,我也應該向他學習。我要學習的是道理,哪管他生得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?因此,無論地位高低,無論年長年少,道理存在的地方,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。

唉!從師學習道理的風尚已經都不流傳了!想要人沒有疑難也很困難啊! 古代的聖人,他們的能力遠遠超出一般人,但他們尚且要跟從老師,向老師請 教;而如今的普通人,他們的才智遠不及聖人,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;因此, 聖人愈來愈聖明,愚人愈來愈愚昧,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,愚人之所以成為 愚人,大概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吧!

有些人疼愛自己的孩子,會選擇老師來教孩子,而他們自己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,真是糊塗啊!那些孩子的老師,教孩子學習書本的內容和文句的停頓方法,但他們卻不是我所說的那種傳授道理、解答疑難的人。不知句子停頓的方法,解決不了的疑難,有的人會向老師請教,有的人卻沒有向老師請教,他們只顧及了一些小方面的問題,卻拋棄了大的學問,我並不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明智的。

巫醫、樂師和各種工匠,不以互相學習為恥。而士大夫這一類人,每當聽到有人稱呼別人為老師、稱自己為學生時,就會聚在一起嘲笑那個人。我問他們為什麼嘲笑別人,他們就會說:「他們的年齡相近,修養和學問也差不多。」如果把地位低的人當作老師,那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;如果把職位高的人當作老師,那就接近乎諂媚了。唉!由此就可以知道從師學習的風尚難以恢復的原因了。巫醫、樂師和各種工匠,是士大夫們所不屑的,但如今士大夫們的智慧卻不如他們,這真是奇怪啊!

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,<u>孔子</u>就曾經向<u>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</u>請教過。<u>郯</u> 子這些人,他們的賢德都不如<u>孔子。孔子</u>說:「幾個人一起走,其中一定有可以 作為我學習的對象。」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,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高明; 明白道理有先有後,學問技藝各有專長,只是這樣而已。

李家有個孩子叫<u>蟠</u>,今年十七歲,喜歡古文,六經的經文和傳文全部都學習過了;他不受時俗觀念的拘束,來向我學習。我讚賞他能夠踐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,所以寫這篇《師說》來送給他。